

鳳舞未央

吕雉传

历史
长篇小说

人皆道龙出大泽，十面埋伏定天下
有谁知凤栖未央，红袖善舞掌乾坤

大爱无痕◎著

壹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鳳舞未央

吕雉传

长篇历史小说

壹

大爱无痕◎著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凤舞未央 : 吕雉传. 1 / 大爱无痕著. — 北京 : 群言出版社, 2015. 9
ISBN 978-7-80256-822-8

I. ①凤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吕后 (前241~前180) — 传记 IV. ①K827=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74231号

责任编辑: 孙平平

装帧设计: 孙丽莉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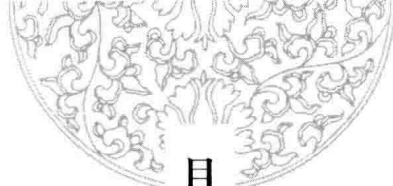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213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822-8

定 价: 36.00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

目 录

第一章 命运机巧，结婚给吕雉搭起一个台

- 一、算卦风波 / 002
- 二、豪胆刘邦 / 007
- 三、萧何劝婚 / 010
- 四、后堂吵闹 / 013
- 五、奉命成婚 / 017

第二章 肯做好妻子，吕雉捋顺关系

- 一、替夫酬友 / 022
- 二、驿馆夜谈 / 026
- 三、父女交流 / 033
- 四、细说交友 / 037

第三章 非婚生子，吕雉识别刘邦朋友

- 一、婚外添子 / 042
- 二、智救情敌 / 056
- 三、突然变故 / 064
- 四、自吞恶果 / 071
- 五、成功营救 / 077
- 六、妥当安置 / 086

第四章 多方经营，吕雉成为励志大师

- 一、雨中细谈 / 096
- 二、家宴胡说 / 101
- 三、多方散冠 / 108
- 四、误伤事件 / 117
- 五、波澜又起 / 127
- 六、好事不好 / 137
- 七、缠手亲事 / 147
- 八、局势多变 / 170
- 九、子女好命 / 176

第五章 参与谋划，吕雉死心塌地帮丈夫

- 一、再奉使命 / 184
- 二、半路遣散 / 196
- 三、闹鬼捉鬼 / 209
- 四、智救吕雉 / 215
- 五、起起伏伏 / 228

第一章

命运机巧，
结婚给吕雉搭起一个台



一、算卦风波

踩稳矮木桩，踮起脚尖挂妥招牌，吕文站定，瞅了瞅还算周正，双手将“吕氏断相”布幡下摆伸展，背后有人道：“博士好雅兴！”

吕文回望，一个男人穿了件织锦玄色曲裾，宽袖厚襟，自知他是个体面人，忙拱手作揖道：“虚玄之学，承君抬爱。”吕文谦恭地弯腰示请，掀开帐帘，二人入帐内，对坐在软榻上。有人掀帘探望，吕文摆手谢绝。

来人倒不客气，冷不丁就把胖脸朝吕文凑过来，鼻尖抵近，问道：“吕公赐教，鄙人面相如何？”

吕文细观，来人鼻挺眉浓，脸肥腮满，满脸挂着富贵。可双目闪烁，额头青晦，心中念叨“不问富贵问命运”口诀，便知道断无好事，捻须道：“请教公所问何事？”

“单就面相看，先生可知我福祸？”

见他不肯道出心中所隐，吕文揣测他是想试探自己一把，便先放出一句开场白：“公自是富贵无边，家财何止万千？”

那人偏冷冷“哼”一声，说：“真正是穷无一物。”这里明显是说反话。

吕文猜到他一定在刻意隐瞒什么，又拱手一揖：“若真如公所言，我当奉送一百钱，自毁卦摊。”这是硬话。江湖名相，行走诸国，凭的就是一双毒眼。突兀上来问祸福，定是糟事缠身，吕文故意激将，逼他就范。

果然，那人叹一口气，哀求道：“先生救我。”

“稳住。”吕文不慌不忙递过一杯热浆。那人双手接住，盯着氤氲的热雾，目光游离。

卦摊帐篷内，东西向放置一张榆木矮案，占据大半的位置。案上数卷解卦竹简和一把拂尘。靠北边一个笊帚，南边一个小灶台，灶上的瓦甑里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热气，煮着浓浓羊乳。

这人说，他前天回家，正遇上夫人和一个男人在做肮脏事情，暴怒之下，将那男人打将出去。可这两天对方家人找上门来，纠缠不休，闹得神鬼不安，所以，“请问先生，可有解忧招数？”

吕文见此人说话时，神情呆滞，目光不是盯笤帚就是瞅灶台，天上地下胡乱飘，无处着落。心里知道刚才一句话逼迫的还不够狠，冷冷一笑，说：“藏着掖着，毫无信任，如何帮汝？”

“就这点事，说得清清楚楚。”这人弹指起誓，“但求吕公指点迷津。”

果然不是肤浅之人。若是不露几手，怕他断无道破之意。吕文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观你相貌，是个‘三白眼’，尤其容不下感情不专。料汝绝不只是厮打那人，吾断定你有血光妄灾。”“血光”二字一出口，仿若真有股鲜红的血柱“嗞”地一声喷射而出，那人眨几下眼，摸了一把右腮，像在堵伤口。

“吕公，鄙人……”这人闻听吕文一针挑透，顿时左顾右盼、支支吾吾，“既然先生已经看出来，瞒是瞒不住了。我杀了……他。”天无风，心疯狂。凡事知道的越多越危险。吕文暗暗吸一口冷气，后悔不该一早接这触霉头的卦。

吕文家中，置有粮店等铺面，家底亦颇殷实，平日里游走富商贵族，相面酬金本已不薄。子女们都劝其不必在县城摆摊，挣那几个丢面子的糟钱。吕文却不这么看，干一行敬一行，若是只顾富贵人家，不理穷家，不但埋汰了平生所学，也是自毁阴德。因此常在闲暇时于这县城北门口固定位置设下卦帐。

虽已料定必有大事，可乍听他说出人命官司，吕文额头一皱，双眉紧锁。

若仅是打死一人，对于面前这个人不是大问题——穿得起锦蚕服饰的，非富即贵。掏钱是可以买通官司的。而且他直接就说出了“杀人”，恐怕这只是个引子。想到这里，吕文后背冷汗直冒。苦习面相多年，可不敢一着不慎，半世清誉毁在此人手中。

此时正是公元前 218 年八月十三。他们这是在单父（今山东单县）县城北大街，毕竟不敢高声。单父本属鲁国，后被西面的魏国兼并，秦始皇又在前 221 年一统六国，虽礼崩乐坏，可秦律严苛，若是“杀人”之后还有连环案，此事太大，非相面师傅所能拆解。且对方已经找上门来，县衙岂不早已知晓？

想到这里，吕文内心潮涨潮落，却怕一言不慎，激怒来人，只得先稳住情

绪，轻轻咳嗽一声，道：“伤人抵罪，杀人偿命，这是官家的事。吕某一个相面的，爱莫能助。”明知他隐瞒了实情，故意遮遮掩掩，吕文示弱地想推托。

“可还有拆解或迟延的办法？”那人神情颓唐，揪住深衣，边缘的一朵金丝绣牡丹早被揉得面目全非。

“倒有一法，只怕你不肯。”

“快说，只要不抵命，万般都肯。”

见来人不肯离去，死死纠缠，吕文心说，知一己罪，何妨知二。遂掀起帘角，扫一眼帐前穿梭的行人，伸直脖子，四目相对，叩齿相闻，低声说：“仔细将实情说与我听。”

“我把亭长也打伤了。”说完这句，那人蹙眉沉吟，再不言语。双手作揖，哆嗦不止。

吕文学识渊博，游走多国，识破万人面相，自然极通人情法理，越听越害怕，明白此事绝非如此简单，轻嘬一口浆，先稳住神，又宽慰他说：“回家之后，你且说，亭长与你家夫人有染，正行龌龊之事，邻人撞见不愤，奋力扭斗，互伤性命。大大方方告官，自会消灾。”这已经不是拆解卦相，属门人谋士之策。

扔下一串绳钱，足有一百，来人心满意足地站起身，弯腰作揖致谢。

吕文摆摆手，示意他蹲下，又低声嘱咐：“你的灾，见不得日光，需过一晚才能禀告官府。切记切记。”此种神秘，相面师一出口，玄机深奥，是人就信。

翘首见已看不见来人背影了，吕文长舒一口气，急急忙忙研墨运笔，写好一个九片竹筒，用红布包裹好，出帐抬头看，日头毒辣晃眼，吕文揉一把太阳穴，安定情绪，将竹筒交给临近一个卖梨的少年货郎，说：“送到县衙，不敢耽误。”说话间递给货郎十个铜钱，算是酬劳。

不理招牌，连帐篷也顾不上收，吕文步履匆匆地空手赶回家中，一进门就对大儿子吕泽说：“速去找两辆安车、一驾辎车，不论贵贱，只要是快车就好。”安车多是四匹马拉，有低矮的车篷。辎车则一匹或两匹马拉，有车厢。

又叫过二儿子吕释之、长女吕雉、次女吕嬃和妻子吕媪（ǎo），吕文吩咐道：“速速收拾，我们这就走！”

“去哪里？”三个女人都疑惑，好好的，干吗要走？

吕释之见父亲表情凝重，不便多问，追问一句：“此刻便走？”

“去沛县！”吕文用右手捏一捏白净的额头，“细软就不要多收拾了。回头路上跟你们解释。”

这必定是遇到塌天大祸，一家人从未见过著名的相面先生吕文如此慌张过。吕媪焦急地问：“好几桩买卖，也不要了？”心疼一摊子生意丢了可惜。

吕雉见父亲面色凛然，拉一拉母亲和妹妹的衣袂，快言快语地说：“父亲的话自有道理，别误了事。不要惊慌，不要吵闹。勿引起邻居怀疑。”

吕文冷冷地说：“生意日后再派人来妥善料理，今日只管拿随身物件。只怕迟了，走不脱，连命也保不住了。”

“穷家值万贯。”何况吕文这样的殷实人家。件件收拾妥帖，装车完毕，已近黄昏。叮叮当地摆了很长一溜。邻居们也有问询的，一律以访亲敷衍。

吕泽的两个儿子吕台、吕产和吕释之儿子吕禄等几个小孩，不知道这是躲灾，见人多热闹，反而“人来疯”，穿梭在人群中片刻不得安宁。

两辆大安车，专为让吕媪、吕嫫等女眷以及小孩儿乘坐。吕泽弟兄俩骑两匹壮硕骡子随行，三五个家奴皆乘自家常备的辎车同行。

吕文站在安车旁，伸出手来，抚摸着马屁股上棕色的毛，来回拨捋着，抠掉一粒粘在棕毛上的小泥疙瘩，轻拍一下，沧桑地说：“走吧……”一转身，心头酸雨倾盆。年近六十，却要抛家舍业离乡背井，何其心碎！

看着几辆马车逶迤地朝着东南远去，吕文感慨道：“可惜了这四进的院落。”安排了一个老家奴，一再叮嘱，“你守在这里，见我的手迹就将院子交给他。缘分一场，我自然不肯亏待你。”

说完这句，吕文牵起吕雉的手说：“跟我去个地方。别一别再走。”

路上才听父亲低声说起，那人是个鲁国落魄贵族，观他“印堂有纹”，杀机很重。偏又是个“三白眼”，这种人动辄会起杀心。料定他已经杀了亭长。况且已将他的事明知了官府。他不动刀杀吕家，岂肯罢休，所以前往沛县投奔县令故交。

“‘三白眼’？如何说？”吕雉请教。

“黑眼珠靠上，左右下三面全能看到白眼球，即是‘三白眼’。遇到这人，千万要当心。”吕文对这个女儿，极其钟爱，凡问必复。

马车虽小，拉车的却是匹蒙古马，发力猛、劲头足，一溜小跑。车夫也很卖力，稳稳妥妥地驾着辎车朝着县城西南的山上奔去。

“雉儿，可还记得父亲跟你说过的‘命’、‘运’？”

“记得，‘命是船，运是雇来的艄公’。”吕雉掀开棉布轿帘朝外看。云蒸霞蔚，金黄一天。

面朝车外，吕文出神地望着远处，吕雉挽住父亲的手臂，不解地问：“我们今日要住山上？”

单父城西南，有一个馒头土山，叫作栖霞山，又名“老山堤顶”。爬到山顶，正看到单父八景之一的“栖霞晚照”。台上余辉铺陈，缤纷如锦，人也被染了一层金黄。

山顶茂林深处，有一不大的草庐，叫“栖霞居”。门口一副墨宝：

来时云作伴

去路雾锁尘

父女携手走进栖霞居，小徒见是吕公，笑脸恭迎，一路巴结引到静坐堂，奉茶安坐。

室内陈设极为简朴。西边是土炕。迎门一张茶几，两边各置矮枰一张，东边安坐一个硕大的布坐垫。

“吕公今日好兴致。”口中诵念，智言老者慈笑着走进门来，“想起来来看老友。”

吕雉急忙站起身立在父亲身边行个礼，智言微微点头回礼。

吕文慨叹一声，说：“特来与大师一别。”

“去往何处？”

“沛县。县令是我故旧相识。”

“吕公可是惹上了什么官司？”智言问道。

“鄙人素来安稳，哪会糊涂犯事？”吕文与智言坐到茶几前，愁眉不展，“是吾多嘴，将一个人的荒唐命案告知了官府。这是结下了生死仇家，不走不行。”

智言轻轻颌首，问：“可是久住不回了？”

“短也是三五年。唯一的憾事，就是不能常与大师对弈了。”吕文茫然落寞地说罢，手搓眉眼，不住叹气。

“这倒不必伤感。”智言见他怅然若失的模样，宽慰道，“下得一手好棋，

何愁找不到知音。吕公放心去吧。鄙人观你女儿面相非凡，临行前送她四句话：“拦腰刀好躲，绣花针难防，人心十六两，金刀卯时响。”

吕文叮嘱吕雉牢牢记住。枯坐半晌，站起身来，拉住智言的手，久久无语，一时唏嘘，落下几滴清泪来。智言送到门口，挥手作别，也有几分感伤。素友分离，免不得心酸。

走了几步，吕文急急折回，索来笔墨，写了一个竹牌，对智言说：“寒舍就捐给恩师吧，也算半件功德。”这才猛然回头，一去不回。

二、豪胆刘邦

单父属碭郡，沛县属泗水郡，相隔 150 多里。三辆马车和一行人夜里都不曾停歇，紧走慢赶也才在第二天傍晚时分到达沛县。

老友来访，且大有常住的意思，沛县县令自然欢喜。刚刚连年征战，各地都是人烟稀少。为鼓励农耕，大秦规定，凡增加人口，即视为官吏政绩。吕文与县令结识，是在他游走各国相面之时。不仅熟悉，而且惺惺相惜，胜似知音。吕文举家搬来，于私是朋友相聚，于公是治理有方，县令自然得意。

依着吕文意思，得先寻一处院落安置家小。县令劝他不必着急，先在县衙住下，来日方长，慢慢再寻地方。当晚，县令设家宴款待吕公一家人。浅斟低酌，挂话叙旧。县令一再解释，吕公迢迢来投，万万怠慢不得。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勉强将就。

吕文少不了一顿客气，一席尽是感激、叨扰的虚谢。友情之间像隔着一层纸，不薄不厚。

县令有贵客，地方士绅、衙门属吏逮着了借口，乘机讨好县令，纷纷相约前来贺喜。县令自然也乐得设宴，一来让吕公风光，加深二人感情。二来可以敲一敲下属的竹杠，敛点散财。

酒宴定在翌日中午，地点设在县衙后堂。

堂口设一案几，县衙主吏萧何早早坐定，执笔记账。萧何是老吏，负责全县官吏考核，地位特殊，受人尊敬。他又长于心计，机敏练达，人生况味，再熟悉不过，所以很领会县令心思。贺喜重要，收钱也重要。超过一千钱的，萧

何就说：“堂内上座。”少于一千钱的，萧何就说：“堂下入席。”不惹人，却规矩分明。

近午时分，一人匆匆赶来，高嗓大呼：“泗水亭长刘季贺钱一万。”

萧何抬头一看，正是刘邦，便摆摆手说：“今日不要胡闹。”

刘邦穿一件浅灰色夏布曲裾，脚上倒是套了一双新鞋，散散漫漫，嬉笑着翻看萧何的礼账，说：“风尘仆仆赶来的。记上记上。”拽着萧何的手作势要记账。

现场虽然人声嘈杂，可刘邦的喊声实在太大，声音早直冲堂内奔去。

吕文猛听说有“贺钱一万”的“贵宾”，自然不敢怠慢，急忙出来迎接。

刘邦站在案子前，见吕文走过来，拱手道喜：“特来祝贺。多有劳驾。”

萧何与刘邦是总角之好，私交甚笃，平日里就常帮刘邦遮掩了许多办差过失。刘邦往咸阳押送服徭役的百姓上路时，别人送三十钱，萧何总是送五十。现在刘邦喊贺钱一万，大庭广众，萧何自然不会对他起底，让其难堪。可萧何更明白，吕文如果当真，这不是出县令的丑？

萧何不顾刘邦嬉闹，慌忙立起，悄声地提醒吕文说：“刘季最爱开玩笑，常说大话，吕公莫要当真。”

吕文原有一双“毒眼”，是个相面高手，见刘邦衣着虽然朴素，却是前额突出，鼻子高挺，留着一副大胡须，身高七尺，一表人才。心里惊叫两声：此人好胆量！好个富贵相！

吕文遂不顾萧何的好心警告，抱拳对刘邦说：“请教公名讳。”

刘邦也很正式地抱拳拱手，说：“姓刘名邦，字季。泗水亭长。专程来讨一杯薄酒吃。”

“请教先生尊讳。”看似流里流气，刘邦嘴里偶尔也蹦出一两句雅致话。当亭长久了，常用的几句谦词，倒也熟识。

“姓吕名文，字叔平。久居单父。”

“久仰久仰，”刘邦倒是自然得很，“听说是个精通面相的先生。人称‘吕公’。”

“抬举了。快请，快请。”

刘邦走在前头，昂首阔步，毫无忸怩。

走过堂外流水席，刘邦还亲热地与几个人逗笑。穿行这高档宴席之间，他

了无愧色和怯意。

吕文紧随其后，暗自忖度：此人真正是白手起家的高手。明明分文未取，就是一声空喊，倒被他表演的真如个送万钱的阔少。这气度、这胸襟、这脸皮，断非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，倒显得谁与他较真谁便是小气、妒忌。

吕文心里为刘邦竖起一个大拇指。都说“钱是男人的胆”，可这人硬是能傻胆滔天凭空堆出一座钱山来。

刘邦像一头独狼闯进了羊群一样，傲慢、坦然地迈入堂内。萧何见吕文不恼，反而对刘邦极为亲热，难以理解地苦笑着摇头。

刘邦大摇大摆走进堂内，挨着吕文，安然跪坐。

坐姿有讲究。两膝着地，两脚脚背朝下，臀部落在脚踵上，称呼为“坐”；上身挺直两膝着地，叫“跽”，是欲站前奏，亦示对别人尊敬；两腿分开平伸、上身与腿成直角，形似簸箕，称“箕踞”，是随便又不尊重人的行为。

男女穿衣，无非曲裾、深衣。富家宽衣博袖，穷家短衣窄袖。上身称“衣”，下身称“裳”。下身均无裆，故以“坐”姿方便遮掩裆部羞处。

堂外还是有人回过神来，说：“这个刘季，真是大言不惭。”

“算啦算啦，他一向如此，不就是一顿酒嘛，何必当真。”

可刘邦面东坐在席上，竟然真的就当自己拿了“一万钱”，神闲气定。不仅不心虚，还频频朝县令和诸位打招呼。秦汉宴会东西南北四向皆涉及的场合，东向最尊，南向次尊，西向为“等礼相亢”的朋友地位，北向为最卑的位置。

宴会自然少不了饮酒。刘邦又最是能喝，推杯换盏，脸色涨红。

吕文因为对他好奇，自然多问几句：“敢问刘季，几时当的亭长？”

刘邦挥挥手，说：“小小亭长，不提它，免得扫了酒兴。”

吕文又问：“地方治安，伍里地痞，全赖亭长制服。刘亭长怕有绝妙一手吧？”

“自家兄弟，都肯帮忙，才能安静。”刘邦咧开嘴大口撕扯羊腿，“吕公何必询问这些，吃酒吃酒。”

县令自然要介绍一番吕文的本事，洋洋洒洒说了一通。大概意思有两层，一是说吕公“看人”极准。和他也是老相识，这是告诫在座诸位，慢待吕公即是为难他，给大家打预防针；二是说，吕公肯从单父搬迁过来，自然证实沛县人杰地灵，仰仗在座诸位平日里通力合作，明扬吕公实抬自己。

县令说：“‘仲秋之月养衰老，行糜粥饮食。’今日正是仲秋，我们畅快饮酒，为吕公祈福。”众人喝彩声不绝于耳。杯声人影，一时交相辉映。

然而吕文的心思却不在老相识县令身上，也不在这顿欢迎盛宴上，只顾盯着刘邦细观。刘邦酒量惊人，吃相也极粗鄙。吕文见他毫无旁人方领矩步的神态，不免觉得，这人粗糙得自然、率真，却能混到县令的酒席上吃喝，想必在平日定是个“吃得开”的本事人。心里又惦记刘邦的相貌，说着说着，就问到可曾婚配？说话间指了指自己嘴角，提醒刘邦擦一擦嘴角肉屑。

刘邦憨憨一乐，用舌头风卷残云将肉屑扫回口中，称自己散漫之人，哪顾得上成家。

吕公听后，心中一动。可毕竟是久经世故的人精，不动声色，继续劝酒。

等到众人酒足饭饱，纷纷离席。刘邦起身，也要走时，吕公甩出一个眼神，示意刘邦留下。刘邦虽不知吕文留自己干什么，还是配合地留了下来。

萧何一直等到所有人走完，才站在县衙门口休闲。

刘邦脚高步低地穿过县衙，刚刚走到门外，被萧何一把攥住，说：“好你个刘季，狗胆包天，敢到县衙来赊酒。走走走，请我吃一碗。”

刘邦抬起醉眼，说：“好，就到武负的酒肆。不醉不归。”

三、萧何劝婚

“去武负的酒肆？说得轻巧，天都黑了，七十多里，走到怕也是后半夜了。”萧何揶揄道，“怕是只有那儿现在还肯赊给你酒吧？”

刘邦却嘻嘻一笑，说：“不晚，今夜月光正好。”

“算了，我们就在沛城里找个地方吧。”

两人相携走到南街的一处“汤记酒肆”。酒肆迎门一张高柜台，放置有三五样酒樽。室内木板铺地，摆放矮案六七张。每个几案边放两个矮杵，上面麻布作垫。

见有人进来，伙计端来两个酒盏，利落地放下。普通酒肆，常用这种粗瓷盏作为饮酒具，底小上大呈锥形。秦朝饮酒有规定，超过三人即违法，平常聚会皆需躲避。

“国有余财成市，民有余粮成酒。”酒，“水形而火性，外柔而内刚”。饮酒谈事，最为惬意。饮酒有两种饮法：一种是汁滓一起饮用，另一种是除其糟而存其汁，仅喝其汁水。清者为酒，浊者为醴。

萧何吩咐伙计，上布衣竹笋鸡、蒜香鱼、煮芋头、卤狗肉各一样，筛热酒二斤。刚刚坐稳，几个熟识的人围上来，讨要酒喝。

刘邦呼叫：“伙计，只管来酒，今日我管饱。”

萧何说：“你‘贺钱万’，当然你来请客。”

众人也高呼，“刘季好肥的胆量！”几个人还要闹，萧何忽然表情严肃地对众人说，“今晚与刘季有正事，各位改日相聚。”众人见县吏开口，不敢与刘邦再嬉闹，忙都噤声散去。

萧何怪刘邦胡闹没数，讨酒讨到县衙。酒席上县令已经面露愠色。这流氓德行不成样子，只怕这就得罪了县令。刘邦倒开朗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萧何提醒他，再若犯事，只怕也无力庇护他了。刘邦见萧何一通埋怨都是为自己好，笑着致歉。

萧何和刘邦都是沛县丰邑人。萧何是县里的主吏，又称“功曹”，主要负责县里官吏的考核档案，属人事一职，显贵地位，蒙他看得起的人，要么是本县吃得开的人物，要么就是像刘邦这样的豪爽角色。上下融通，左右逢源，是萧何多年练就的功夫。更兼刘邦同乡，照顾本就多一点。可也忧虑这刘邦越来越没个界限，不定哪天惹出大娄子来。

刘邦说：“还有好事，你老兄并不知晓。”说完自顾哈哈大笑，端起酒盏与萧何死碰。

萧何惊问：“可是吕公留你说了什么？”

刘邦说：“老兄神算。”

“神算个鸟。”萧何掰着指头说，“你每回惹事总是成双捉对，单单一个贺钱万，都不够你一天荒唐。”

原来，等县令和一帮人散尽，吕文拉刘邦进房间，不多寒暄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老朽以相面为生，阅人无数，足下的相貌确实是非同一般。既然你尚未成家，我家小女吕雉，并未成亲。能否就给你做个洒扫的人？”

刘邦已有几分醉意，听到有这等好事，当即笑嘻嘻地说：“丈人，求之不得。”

吕公也未曾想到竟然这么顺利，便告诉刘邦，且先回家，明日我们再仔细商量妥帖。

听刘邦说完，萧何愣怔无语，呆若木鸡。虽然料到吕公留刘邦一定有事，但没想到刘邦这“贺钱万”不仅没惹下吕公，反而让他圆了一桩婚事。都说刘邦洒脱，看来这吕公也是够洒脱的人。怪人遇见了怪人。

萧何冷冷地说：“这下也好，你总算有个约束。”

刘邦说：“啥是约束？娶个女人，当真就能管束住鄙人？”

萧何忽然想到刘邦穷家灶冷米少，缺油少盐，多年鬼混，一直未娶，为何今日肯听话？就问：“你是说，吕公当真肯把吕雉嫁给你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那你如何打算？”

刘邦绷着一张脸，正色地说：“迎娶回家，生儿传宗接代。”

萧何说：“刘季，你真决定了？”

刘邦忽然一乐，猛然站起，开怀大笑，说：“娶个鸟，刘季岂肯被女人拴住？逗你呢，萧兄。”说完话，端起瓷盏连续喝酒，燥热难耐，解开曲裾，敞开胸怀。将头上的小冠也一把扯开，披头散发。真正是一副醉阿三模样。

男人头上戴的按贵贱依次为“冕”、“弁”、“冠”等。“冕”是用木头做骨子，外面用布糊起来，上面是玄色，下面是朱色。戴在头上，前低后高。前有旒，用五彩的绳子穿了玉珠，垂在前面。天子是十二串；“弁”是用皮子做成，形状如冕；“冠”则是头顶“小房子”一样，两边有带子，束到下巴。冕、弁用簪子，冠不用。

萧何见他如此形象，说他：“看你这幅德行，自由散漫惯了，一下多个人，还不得憋死。”刘邦把盏与萧何咣咣碰酒，大呼小叫。

“刘季啊刘季，”萧何猛地一拍大腿，叫，“你这下惹下大祸了。”

刘邦一听，顿时愣住，发问：“祸从何来？萧功曹，不要吓我。”

“我观那吕公古貌古心，一定不是个草率之人。他说让你当女婿，你却胡乱答应。倘若不肯迎娶，只怕他不答应。”萧何拍一拍脑门儿，“他又与县令相交甚厚，只怕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”

刘邦说：“逼婚啊？那我要是死不答应呢？”

“没这么简单。吕公游走多国，达官显贵结识不少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岂不